

一个人，活一辈子，总要来想想和农业有关的事，因为这是人类非不可的重要事项。

所以，有一天，我就给一位在宜兰的农人打了个电话，去询问有关农艺的事。他原是上班族，也就是俗话说的“吹冷气”的那种人。几年前，他毅然决定回故乡务农，和妻子二人从头开始，去向土地求取可以生存的恩惠。他决定种“小种西红柿”，这是当地在五十年前就努力开发的品种，到了他的农园里，因土地肥沃、气候相宜，产品很快就供不应求。我好奇，问他秘方，他也大大方方说了，他说得平平淡淡，好像此事全无可夸之处——“自有‘专人’‘专技’在焉”——而他，只要按规矩办事就行了。

原来他用的是嫁接法，此技古自就有，其法是把想种的作物截一小段，去托生在另一株植物的主枝上，而主枝是连着泥土大地的。秦牧的作品中提到，曾有人把柠檬枝嫁“种”在柚子树上，结果得到一公斤重的柠檬呢！

我就教于这位宜兰农友的是某种嫁接在茄株上的小西红柿，茄子在这场行动中有个专有名词叫“砧木”，有了砧木撑腰，结出来的小西红柿不知怎的非常细致、柔韧且甜美。

我以前虽在农艺书上看过这种神奇的艺术，但跟农人两下对谈，并作实际求证，却是第一次。我还问他：“两株交嫁，小西红柿的茎是斜切的吗？”他却笑了，说：“不用麻烦，有农业公司，他们把这两种植物相接好了，我只要买来种就可以了。”

唉！快八十岁了，对农事中的嫁接术，我仍旧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不免有几分惭愧，但我对此事一向是十分叹服的。我甚至曾经对一个“接”字大感兴趣，且为之神魂颠倒。此字收在近两千年前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里，现在已经没人用了。相较之下，“接”字跟“接”字很像，读音也一样，不过把提手旁换成了木字旁。此字的解释是“续木”，清代的文字学者段玉裁很详细地解说了整个续木的过程。原来，为了那个神圣的农业上的嫁接动作，古人还曾创造过一个专用的汉字呢！这一场“天工”加“人力”所完成的植物学上的神秘仪式，真是令我想来想去想破头也搞不明白啊！

但有一件事让我想起来就惊喜万分，其实，我根本无须外求，因为，我自己本身就是一株不折不扣经过嫁接的植物呀！不是吗？

我的老家在苏北。我的祖父努力读书的结果，也只是让他能在邻村做几个农家小孩的塾师。农家户户穷，他能赚取的也只是三餐加住宿而已，家人其实是在饥饿的边缘。

我的父亲靠着向亲戚借贷，去城里读了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。而我，像柔弱的小西红柿枝子，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金华战区，却有幸接受教育，投身于茄株粗壮而元气淋漓的主干。我的平生，是以前人的智慧、前人的学问、前人的风骨为砧木而完成的开花结果的过程。

当然，砧木必须跟大地联系得够深入，它本身也必须够强壮，够有生命力，够有办法，能去助人一臂，并且，够有其自家的特色。

什么是令年轻人的生命和生活提升且硕大丰美的砧木呢？也许是《论语》，也许是《列子》，也许是诗词，也许是希腊悲剧，也许是韩、柳、欧、苏的文章，也许是所罗门王的《箴言》，也许是《红楼梦》，也许是莎士比亚，也许是托尔斯泰，也许只是一本教科书和它所引爆的延伸阅读……

至于人类对知识的学习、记忆和吸收，这些神奇的过渡是怎么在人脑中悄悄完成的，那是专家才有办法略知一二的高深科学。至于你我之辈，大概只需知道，如何去找到一块优秀的砧木来投靠，来吸取那份旺盛的正气和秀气，让自己的佳果滋养人世。说得更白一点，就是去阅读、去吸收、去转化，又据为己有，又去分给别人。

更幸运的是，小西红柿只能在短短的一季中，投身于一种砧木，相较而言，人类却可以在漫长的一生中，投身于多种砧木，吸收多重资源。而且，说不定，有朝一日，自己也有机会成为一株劲拔的砧木，可以去“化生”别人，去促养某条柔软的弱枝，让它也能枝繁叶茂，结实累累。

版权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 lswbscgh@sina.com 联系

大家 V 微语

会说

□马德

●自己有多会说没用，对方有多愿意听才有意义。

●从这个层面上讲，谦卑的话显然更让人受用。相反，居高临下、颐指气使、傲慢、嚣张的话都好听不到哪儿去。平等的视野里，才会产生更好的接纳和包容。

●一个人的气度和格局，往往呈现在所说的话里。狭隘和自私的人，可以伶牙俐齿，可以滴水不漏，但甫一开口，便被人听出心底的“小”来，说得越多，越遭人讨厌。孔子说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

●说得天花乱坠，未必能打动人。有时候，一句真诚的话，就能让人心生好感。说到底，言为心声，心若真挚，说出的话必然动听。

●一个人，什么都说，唠唠叨叨，口无遮拦，就成了“广播站”。一个人像“广播站”的坏处有两个：一是再没人愿意把话说给你听；二是说得太多没人把你当回事。再好的人，也可能坏在一张嘴里。

文史杂谈

鲁迅的旧学学历

□李新宇

众所周知，作为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，鲁迅成就辉煌，但他的学历却似乎并不体面：论旧学，他考过秀才却名落孙山；论新学，他只有南京矿路学堂一纸文凭；虽然在日本留学7年，却除了弘文学院那个留日预备学校之外，没有得到别的毕业证书。那么，一个问题就来了：是什么支撑他取得了非凡成就？又是什么使蔡元培、夏曾佑那样的进士和翰林，胡适那样的洋博士，都对他敬重有加？考察鲁迅的求学过程，问题可以得到某些回答。鲁迅的学历可以分为“旧学”和“新学”两个部分，本文所考察的，是他的旧学学历。

1887年春节过后，鲁迅开始“上书房”。上书房不同于上学，书房也不同于学校。那时的孩子一般是虚龄7岁开始上书房，四书五经读过了，再学会做八股文和试帖诗，就可以参加县试。通过县试、府试和院试，如果中了秀才，就是“入学”了。鲁迅没有中过秀才，所以论旧学，他一辈子没有“入学”。不过，鲁迅虽然连最低的旧学学位也没拿到，但他的学历却远远超过一般人——包括一些举人和进士。因为根据科举制度规定，只要读完四书五经，就有资格参加县试；只要中了秀才，就有资格参加乡试；只要成

了举人，就有资格参加会试；只要成为贡士，就有资格参加殿试……所以，一些进士的学历事实上只读过四书和五经。鲁迅不仅读过四书五经，而且“几乎读过十三经”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：鲁迅所说的“读过”，不是我们现在说“读过”，大多只是浏览过。而鲁迅所说的“读过”，却是“读”和“过”这两个字的本意，也就是读一段书或一本书，最后是“过了”还是“没过”，要由先生检查通过。说“读过”，一般意味着已经记住、理解、能背诵。比如“读过四书”，就是已经能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这四部书一字不错地背下来。“读过五经”，虽然不一定能全文背诵，却也不敢随便说，因为五经虽然不要求全文背诵，却要求逐段理解，记住大意，能把重要段落默写出来不出错。

考察鲁迅的旧学学历，可以发现周家的教育很特别：不随大流，不追时尚，敢于标新立异，有自己的理念。清朝末年，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先读“三百千”（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），然后读四书。周家却与众不同，鲁迅的开蒙第一书是《鉴略》。鲁迅说过：“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，第一本读的是《鉴略》，桌上

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，对字（这是做诗的准备）的课本之外，不许有别的书。”之所以开蒙读《鉴略》，是因为听从了祖父的主张。对此，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回忆：“他有他的一套思想，和当时的人们很不一致。比如对于教育，他主张先读《鉴略》，他认为首先应有一些历史基础的知识（虽然那书并不好懂）。他不赞成一般通行的先读《百家姓》或《千字文》。他认为只要稍微多认一些字，即可看《西游记》。接着去读《诗经》等等。”因为祖父的这种见解，鲁迅最初的教育就与当时的时风时尚大不相同。

读完《鉴略》之后，鲁迅开始读“四书”。但考察他的读书进度，却发现他读得特别慢。在一般人家的孩子已经读完四书和五经，并且学会做八股文的时候，甚至在有的孩子已经考中秀才的时候，鲁迅却连四书都没读完，应考的功课做了不到十分之一！用今天的流行观点看，鲁迅早已输在了起跑线上！

然而，周家完全不在乎，似乎根本没有把起跑线上的输赢看在眼里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从家长为鲁迅找的三位先生，从纵容孩子画画、描图、读小说，可以看到周家不同一般的某些教育理念。

模仿蚂蚁，把触角伸向周身的一切，初夏的气息也许就这么被你闻到、抑或尝到。

快递小哥送来一捆网

购的红菜苔，一小时达，扣着新鲜的时辰，并非饭点，也要抓紧时间尝鲜。清水洗净，拗断，不要用菜刀，对，用手，长短不一无妨，自然的参差才是恰当。快快，猛火油盐爆炒，无需别的佐料，甚至不要起锅装盘，就站在灶前，夹一段尝尝？小心烫了舌头，齿间万不可用力过度，亦不需细嚼慢咽，只在口腔里速速翻滚而过，连着热腾腾的烟火气一并咽下，味觉顿时被唤醒，微苦的清香，粗鄙的细腻，以及，简陋的丰腴。

再来一把青韭，切碎，搅拌进鸡蛋浆液，农家土鸡蛋最好，热油锅，“刺啦”一声，香味扑面而来。青韭的香，是小泼辣，鸡蛋的香，是小肉感，加在一起，黄黄绿绿的一盘，莫名基因突变，成了小清新。配着一汤盅米饭，香软白亮、粒粒晶莹，三口两口，一嘴余韵。可也不能小觑了后劲儿，毕竟是小泼辣和小肉感，发酵片刻，或许就会变成小刺激。所以，饭毕，还需一杯清口的茶。

窗外的世界早已是满眼深深浅浅的绿，远方的朋友寄来的新茶，此时泡一杯来喝，恰到好处。当然是绿茶，还有比绿茶更能与这季节般配的吗？不管是龙井，抑或是碧螺春，总之，要绿，要青，茶汤的

色泽要透亮，泡开的叶片要滴出春天的青涩和嫩黄。喝一口，只一小口，清苦茶香霎时沁透心脾，眼睛都亮了。

这就是大自然给予味觉抑或嗅觉的抚慰吧。应季而生，自然而然。想象，便也即刻在脑中生成，遍野桃花，艳俗艳俗的，青的红的菜薹在桃树的间隔中生长，顶出黄灿灿的花，也是艳俗艳俗的。倘若放眼望去，红红绿绿粉粉黄黄，天呐，真是艳俗艳俗的。可是，人就愿意在想象中这么打扮，对撞的色彩，调配出跳跃的诗意，心情便也明亮起来，脚下就有些兴头头，想要往外走。

站到窗口，向外眺望。自家小区的樱花树，居然也挂了满树深红的果，鸟儿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，竟成群而来，被啄食过的红果落了一地嫣红，倒是有了不被过度保护的野生趣味。还有，枇杷树上也坠了一串串青黄的果，看着就酸，酸出少女般的嫉妒和怀恋，酸得探头看果子的人腮帮子里汪出湿润的馋意。

再也忍不住，于是，换一身红红绿绿的春装，戴起口罩，走出家门。站在小区成排的樱桃树下，捡起一颗完整的落果，就这么把玩，任凭自己在想象中尝出新一季的酸甜。

是的，即便想象，也要盛装接驾，并且用所有的嗅觉和味觉，用最敏锐而又最疏离的方式，悄悄潜入夏天。



破阵子 端午

□张翼

骤雨应时畅快，尖角小荷流翠，初晴漫步西园。清香暗染云天。万紫千红新浴后，圆梦明皇惟画圣，碧水横塘亮眼前。行人独爱莲。虹飞听玉泉。



零售价：1.00 元/份
订阅价：300 元/年



零售
专供
报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张红宇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漫
图编：王泰舒